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寅九年春正月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時給事中夏言建言請分祀天地 上納之。下廷議。詹

事霍韜議曰。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

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

觀之。凡諸臣工有勸 陛下法祖宗成憲者。則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

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變亂成法。陛下亦旣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詞矣。况斯禮也，有輔臣贊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劄議，如曰論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一詞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徬徨追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是皆仁人孝子。天秉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高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太祖皇帝至。

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如神明。亦其天秉秉彝不能自已也。正德年間。臣逆黨充斥宇宙。懲以太祖之法。則肅然震悚。然懼而縮首就刑。何也。太祖皇帝。天所命以開億萬載太平者也。造萬邦之命于億萬斯年者也。是故我太祖皇帝。心卽天意也。口卽天言也。臣民得罪于太祖之法。卽得罪于天也。敢勿懼乎。今日臣工。不敢輕議太祖之法。其亦天秉秉彝不能自已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太祖已五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爲片詞。以議其得失。

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 太祖之德所以戴天也。畏 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巳之情也。臣謹錄爲考訂分欵彙進上塵聖覽伏惟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施行臣不勝幸甚。○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卽祀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卽社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

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爲漢以誣後世故不足準也○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臣謹按玉作六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則不言禮社稷互見○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矣不享地示何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

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或曰祭社稷卽祭地也  
未知孰是又曰祀五帝亦大裘而冕臣謹按祀炎帝以  
夏月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周禮可疑者一  
也又衮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服也  
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也猶可言也玄  
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以天子之服可也乃服  
大夫之服上下何以辨也周禮可疑者二也C大司樂  
凡樂圜鍾爲官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雷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爲官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雷鼗孤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臣謹按此乃漢儒所據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考之胡宏曰。王莽爲之也。蓋有徵也。臣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所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曰聲依永謂官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諧諸陰陽者也。今於十二律。獨用圓鍾爲官。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不備。何以言樂。五聲



不備何以協諧如是而曰格天神非所知也黃鍾爲官  
下生林鍾爲徵陽生陰也林鍾上生太簇爲商陰生陽  
也太簇下生南呂爲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  
陰生陽也陰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函鍾生太簇  
太簇不生南呂而生姑洗是倫相奪也八音何以諧也  
如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誣太后之說也昔者王莽  
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  
漢公莽爲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畧曰天  
帝行璽金櫃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  
聖世所無者也謂爲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之樂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聞考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閼宮。臣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徵也。曾頌閼宮。美僖公脩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嚳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嚳。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禽獸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

公書也。王莽創歆爲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王莽爲安漢公。詔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篡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卿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者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稽伯夷典禮臯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王莽爲之也。蓋王莽於漢自名其官曰宰衡。宏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暗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古今未之有也。惟王莽創行之。遂五年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之制也。胡宏之言非其無徵也。○臣謹按周禮集說云。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今由其言而觀之。若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官女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天子內臣也。

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祀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宮人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官。伯掌王宮之士。燕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饈。司烹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醫人掌共王之六飲。醢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是故內臣也。官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脉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也。是制也。古今所無也。蓋王莽外總朝綱。內制宮掖。故爲此制。以誣天下之人也。是其所以進椒漿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宮府一體。非與。臣曰。宮府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宮府屬之冢宰。以專內外之權。階篡竊之謀。王莽之事也。或曰。宮嬪內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臣曰。大臣所以格君矣。抑孰格大

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內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非與。臣曰。慎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僭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臣按杜祐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輿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



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  
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  
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  
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稽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  
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又有卿大夫  
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  
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也。况於閭胥二十五家。中士  
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  
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  
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

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自王莽創行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由是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由宰衡而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誣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無一足法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周制之土苴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衆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臣按

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譏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宜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也。臣謹按周禮云冬至于地之圜丘。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飾說以誤後世名教罪人也。○右將軍王

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北郊。就陰位也。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郊之說。以誤天下後世。名教罪人也。○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臣謹按周之后稷。蓋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焉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

羣陰。臣謹按王莽既主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臣謹按祀天而主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濫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瀆而云也。○朱熹曰。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祭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言。不足準也。○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臣謹按朱熹旣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異。門人自爲臆說。不足準也。臣旣歷考古今異同之禮矣。伏竊原太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渾合而神。萬化樞紐焉。闔關迭運。陰陽著矣。清

濁異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爲日月。爲星辰。奠形于下。爲山岳。爲河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妙合。謂之神。陰陽二宰。謂之帝。是故。合祀天地。完陰陽之氣。渾闔闢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一。○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翁一闔。氣化流行焉。時其翁也。秋冬生焉。時其闔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翁也。呵氣而煖。唇所闔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神。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

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之原。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二。○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下。倫類別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三。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曰分祀禮也。遂作園立於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立於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園立昊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立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於大祀殿。二祖並配。○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

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  
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  
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  
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國初有朝日  
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九年復

始立先蠶氏之祭

先蠶氏之祭自嘉靖九年始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  
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  
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  
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官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奉鈞筐前行出郊至壇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

肸如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  
列俎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  
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洪武中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仲秋則遣官祭  
於廟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  
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于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  
罷南京廟祭

始立文華殿聖師之祭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世宗皇帝奉皇師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至商湯王

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  
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  
禮用羹酒果脯帛

改正孔子祀典

張璠上疏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  
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  
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顧望  
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  
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  
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

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以收譽遂其奸謀也國初太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生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

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自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  
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  
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  
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  
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出乎  
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  
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  
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  
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  
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

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於王  
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  
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有不得而  
缺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  
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師豈可專以開元二  
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  
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  
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  
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  
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  
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立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之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詩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受之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太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用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

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  
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  
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  
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  
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  
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  
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平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  
學，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  
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

以爲書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旣已搏土登之專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粗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

南康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不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于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竊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制。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

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簋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簋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簋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簋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簋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惟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簋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惟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  
二籩豆。又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  
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  
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面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  
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  
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齊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視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

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千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

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餘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然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歛饋遺洛中貴要。給人目。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

廩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上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  
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  
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惟妄之迹將自其  
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  
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  
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  
若五人者得與從祀則漢唐以來當祀者尚多臣懇乞  
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  
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  
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  
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騰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在諸弟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枏申黨者但不可考耳  
臣愚以爲申枏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非頽何  
蓮瑗林放五人旣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  
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  
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尊崇賢者之意亦庶  
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  
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  
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  
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  
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苟卿  
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

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

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官。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耻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同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

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



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上從總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根二人存，根去黨、祭、冉、何、况、聖、向、達、融、休、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虔、審、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

立啓聖公祠

璉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土魯番滿遜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

是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

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動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恩。况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恃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况西域

賈胡倚土石以射利。藉芻蕘以厚生。若禦之有備。又何患焉。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桂萼致仕。○更張璫名張孚敬。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方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頌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乃以三月朔。勅諭禮官曰。朕仰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美乃出中夏之元聖顧造報之典未舉而昧幻之懷罔遂朕恭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九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虜寇陝西

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  
兵禦之虜得利去兵遂不出○始定七廟之制

上諭禮官夏言曰 太祖以恩隆 德祖今日當以義

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見太

廟爲特尊 太祖也夏言遂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

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

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

中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

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別於羣廟之主

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熙仁三祖得全

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

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太祖初別立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  
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  
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上諭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  
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  
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爲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  
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况古七廟  
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隕然湫隘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卽分羣廟不惟去尊  
卽卑不足以稱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  
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



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大，楹七，箇闈門容小，楹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於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比隆，太祖憲宗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主，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大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卽使廟宇旣成，皇上冠冕佩王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

羣廟可遺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  
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至廟祭  
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  
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  
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  
也今分爲各廟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  
而反卑親之而反疎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  
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  
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  
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系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

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  
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  
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  
孝厲爲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爲穆孫則繼  
穆而爲昭是也孝爲共弟而繼共爲穆雖於世次不紊  
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夷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  
厲王夷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弟厲之昭  
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  
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時三昭三  
穆爲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  
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爲六廟

而祀止三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兒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憲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旣不

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廟之時昭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左穆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爲非禮也 皇上以 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劄諭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 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

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  
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  
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內閣  
辦事○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  
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二復致  
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方獻  
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冬十月虜

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  
叛殺總兵李瑾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  
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  
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邵永總兵禦之舊鎮大  
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  
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捶刑  
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  
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  
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  
憲曰兵必未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貴總

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  
千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  
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  
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  
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  
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  
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  
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  
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  
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  
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



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爲亂傲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  
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  
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  
弗啓少頃部永師至整隊入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叅將  
一人傲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  
反覆論不聽傲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  
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清源亦疏奏巡撫諸臣  
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傲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  
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  
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  
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

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官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矣。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輒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譟。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

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以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王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郅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旣云脇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城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密擒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人不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

應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挿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事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

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邵永猶沮  
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  
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  
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擗殺一二人以徇衆  
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  
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  
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  
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  
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骸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  
乃激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卽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  
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  
賞賚有差

甲午十三年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南京太廟災

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  
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  
入南京奉先殿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  
之禮官復言之議誣甚

是年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  
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陝西副使吳 題爲經略河西以圖安攘事。內開近見土魯番每討牙木蘭屢爲邊患殺擄甘肅人民數多。雖寸斬此夷不足以償地方之禍。倘信其狡詐之詞放歸此夷帖木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誘沙州住牧。海賊亦必連營同往。芻糧人馬俱爲土魯番所有。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是已。甘肅之禍不可勝言。牙木蘭決不可放還。况西域諸夷朝夕所不可無者。茶與大黃麝香也。如我閉關絕貢。則此物無由而出。彼皆仰給於我。尚敢自肆。我獨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畏耶。臣聞哈密北山瓦刺一族耳。內也利滿可族類尚多。我能以賞土魯番者。賞也。利滿可許其通貢。或賜以職名。此夷必爲我用。

則土魯番不敢東過哈密。況敢遠窺嘉峪關乎。倘欲招撫此夷，則肅州東關夷人添哥亂的兒可使也。如我處置得宜，則土魯番自不敢逞。諸夷皆向化矣。等因。該兵部議得：牙木蘭係我中國屬番。幼時土魯番搶去，長為彼中頭領。後因內變，畏殺投降。已經多官會議，要置中土羈住。但伊熟知我中國地理虛實，假使因其請而復與之，彼若不肆殘害，則仍訛為心腹，搆生罅隙，撓置侵擾之情，難保必無。先已題奉欽依，別難再議。外為照西域諸夷，惟土魯番最為桀驁，隨順隨叛。朝廷念彼遠夷，許其效順，不復深罪。但土魯番為我邊患，與北虜不同。蓋其國仰需於我者，如茶與大黃麝香等物，皆仰給



中國若此物不出關則彼人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種皆廢故其所畏忌者閉關絕貢也。雖其跋扈內侵輒復要求入貢且其自國都至嘉峪關三千餘里中間多無水草之處必須裹糧載水而行比至我邊人馬皆已疲勞亦難深入爲寇。惟其入貢之時經過官軍或多勒捐索取致傷夷性抱恨而去一出關門卽思報復。若在我處置得宜邊備脩舉威信素著不傷其心不墮其計勢必畏服不敢不稱貢矣。再照瓦剌達子原與土魯番世仇先年都御史許進加兵土魯番曾得其力今其遺種也利滿可等若我少加招徠許其通貢使抗土魯番是亦一策。本官昔日曾任田州兵備深知西夷情事言皆

有據。但事體重大。通合議處。覆奉欽依。行移總制及撫按等官。嚴行兵守等官。若遇土魯番。如例輸誠入貢。卽照例驗放。安插水草存餘處所。許支廩餼。不許縱容通番人等。生事擾害。及羈留遷延。指勒土馬等貨。有失柔遠之道。宜諭朝廷至仁。如天許爾効順。容爾通貢。資爾國用。爾若輸誠納貢。欵則貢可常通。少有不恭。我閉關絕貢。犬羊嗜利。我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豈敢復爲邊患乎。如果天奪其魄。復如昔年入寇。則一面堅壁勿戰。以老其師。一面結約比山瓜沙諸夷。使邀其後。待其困憊歸遁。而擊之。使彼大遭挫衄。以伸中國之威。仍會同查勘也。利滿可等夷。如果可招。容其通貢。

以制土番。從長議處。經畫停當。使計出萬全。以無他變。具奏定奪。

翟鑿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吉囊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勅給事中。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問。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弒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舍岑眞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嶽。襲眞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岑邦相爲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

蓄之。盧蘇專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  
盧蘇有隙。張佑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餞賂必腆。比行邦  
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下捷邦相。遂與盧蘇  
比。搜得岑邦彥之子曰芝。甫髫鬣。佑育之別室。邦相時  
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十一月。督府以西  
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  
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見于蓄之。時時召飲  
食。盧蘇遣其堂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  
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  
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盧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  
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

曰何故出此言也。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卽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寔其事。不問。于是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救於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眞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

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詣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犇孽。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於僕妾矣。

乙未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馬永爲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秋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

國朝設科取士，初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因廣西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搭雲南。今議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遐陬，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盛發，每科應試生員，跋涉衝冒，多所殞傷。况今文教漸洽，遐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許令貴州建立科場，依期開試，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

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  
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  
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  
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衢據沙  
洲為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  
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  
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  
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  
者誠為不可必得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



地仙典則 卷二十七  
四一四  
劄行事

丙申十五年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

先已丑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制曰可是年八月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

一體設餞。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又言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先乙未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謚大學士孚敬曰。只該二字。四字尙書夏言曰。恐二字四字未稱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尙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

大行盛名。帝后媵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是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而諭禮官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而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諡順天。皆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是儲繼生。中布恩宜。○詔廷臣議征安南。○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由。○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興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禱亂聖賢。

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脩。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圓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六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季冬仍脩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脩四時之祀，以避

豐禱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  
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  
丁酉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  
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  
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官禁動人聽聞已  
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  
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  
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胥疏爭言廟祀

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  
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  
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 上不喜曰向上基  
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  
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下英未  
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  
魏祀尚書令苟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  
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  
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  
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一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

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  
沆輩者今侑享二祖九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  
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  
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  
庑上不見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以  
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云宜討其罪  
或云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  
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府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觀皇  
子誕生渙頒詔命羣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



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赦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梧州府迤邐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嗣爲逆臣陳暲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暲弟黎諫主國事以兵逐陳暲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諫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寧府登庸立諫幼弟黎應相之旣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隳

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矣  
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已捕  
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  
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疲中國今用兵之聲  
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  
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  
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  
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  
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  
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  
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

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與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徑犷矜歛。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關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徑犷矜歛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近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

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地  
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  
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  
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  
流。平居爲大言耳。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撥拾古人  
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土兵。躁妄之  
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  
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  
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  
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  
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千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況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搖動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

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  
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  
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  
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  
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  
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  
分量輕肆瞽言上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  
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爲 陛下陳之伏  
冀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  
下萬世之幸○岳又以書與廟堂論征交利害曰安南  
之事始獲印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

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筭。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調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諱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暘及其子昇作亂。黎調遇害。陳暘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諱立之。陳暘奔據其國。諒山府諱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諱幼弟慮。而相之。卒又弑慮自立。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民所居。卽古日南地。在交趾極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

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齊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登庸自領將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卽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召翼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故岳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



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北振旅經瘴疫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乃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復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于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哈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岳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募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兇譎。號令嚴明。有足警服其人者。非出萬金。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

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岳謂勿論交趾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邊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擬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夏其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謂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嗣被

殺賊以兵破逐陳曷父子。擁立諫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諫出奔。又假立黎慮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內自迭款者。用力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慮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墜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漢通舟處。皆樹木。捷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

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以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卽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付。其調兵皆待總制叅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叅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外符調兵福建湖廣往返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淫濺。

以至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公與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寧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舉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

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情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事勢參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粗可觀謹合呈送伏乞昭亮施行○又議處安南與提督府曰安南表本時在孫僉事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爲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

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弑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長而以黎氏爲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王莫

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草賊信  
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  
此賊震懾兵威扣閔謝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聲  
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  
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  
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  
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  
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之興遼  
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  
譏其爲黷武則今之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  
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敷衍之意



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又計行交事與提督府  
曰安南之事細覩通報廟堂持重不肯用兵之意未嘗  
不是此時非兵與糧之難而將爲難主上憂勞如此羣  
公悚息奉命內外武臣中只尋得一咸寧以爲主帥咸  
寧亦何嘗經行陣但以嘗經兩廣嘗試而使之爾舉天  
下大事必須先得其人方可以有爲若不得人而嘗試  
使之以至誤事不若且從容審度以待其人故曰廟堂  
之意未嘗不是也東塘至必經略一番兵馬錢糧與夫  
什物器用儘兩廣之力所能爲者皆須略爲畫一之數  
以待之若東塘咸寧能擔當此事以兩廣雲南之力爲  
國家開拓境土豈非奇事若未免於遲疑我有其具而

彼不爲自有人擔當此責。他日吾廣亦有辭也。故曰儘  
兩廣所能爲畫一之數以待之是也。

罷各處私勅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僞學私勅奉 旨  
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三月賜進士茅璿等三百二十八人及第出  
身有差○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猫兒庄。總兵梁震擊  
却之○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鼎臣嘗奏爲崇植先賢系胃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

世真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爲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叨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

學中庸二書混于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于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邈流窮源使天下後世瞭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成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宮人滅鄆。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爲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墓。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于深山中。貌

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  
于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衣冠之  
列故爾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遠  
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  
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  
年矣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 皇  
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  
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  
功光祖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  
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竢宸嚴夫  
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蒙乞勅內閣

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第。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述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朝廷崇儒重道之聖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系之真。及正

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督同縣學官吏諸生并高年父老逐一款問務求的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旅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肇肇布兄弟竝顯于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啓當緣爭兢之端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冊曰欽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  
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裂滅之餘恢闡  
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  
百戰而帝業成翦羣雄之亂于四海不十載而天下定  
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  
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徂榛同一揆也  
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于萬類教化行於匹  
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  
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  
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續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  
名言茲者不量顛蒙敢效奉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

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起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冊曰恭惟 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

承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冊曰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於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汝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跡恢恢乎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庭則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

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  
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摘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實  
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  
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爲至恩大  
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  
尊謚曰知夫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禘大禘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  
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上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  
殿是年殿未成乃大饗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皇天上

帝南向睿宗獻皇帝西向禮如南郊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內閣李時卒

己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行

時車駕將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復止

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鑿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夏四月車駕還京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

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積愆深累于慈聖鸞輿  
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鳳寢再圖禮厥宜二親之共匪  
自經營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徧達于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  
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嚴寢二十五日駐蹕龍飛內之  
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  
于皇天奉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顯  
陵荅神功而躬祭社稷以及道經岫望徧兼舉諸王羣  
職迎覲獻誠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  
何人敢堯舜似祇欲伸終送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  
幾教天下也今玄寢之制置既詳親體之尊安攸定但

念不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間當軫承天府自  
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  
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  
賴忠賢。臣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宜諭承天府  
百姓曰。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父母昔在。孝宗皇  
帝時封國在這里。我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  
位。今日我爲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  
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  
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語况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者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塋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凄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一 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  
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官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興都留守司○秋勅咸寧  
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廣東議  
征安南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皆言  
安南國背叛在所必討 上命待差去官着實查勘明  
白就星夜奏來定奪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又奏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復奉 聖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  
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

寫勅與他於是提督兩廣侍郎蔡經檄行彼國都城  
府衛轉諭莫登庸父子熟思利害審處順逆果能畏威  
懷德悔罪向化束身投降卽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不  
許隱諱其黎寧見據何地果係黎諫第幾子從實具本  
伏待聖裁遂該巡撫雲南汪都御史題爲大慶事據都  
指揮王守忠呈送安南頭目范正毅齋遞莫方瀛投降  
奏本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又該提督兩廣侍  
郎蔡經題據副使翁萬達等呈據安南國差差頭目文  
泰等齋到表文印信文書開稱本國莫方瀛父子已甘  
受專擅之罪謹具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  
天朝處分爲本國臣民立命庶方瀛父子獲釋丘山之

罪而一國人民咸囿天地生成之化奉 聖旨安南國  
降表朕已覽悉這事情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隨該兵  
部尚書張瓚等會議乞將原擬咸寧疾仇鸞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贊軍務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  
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提督  
各該撫鎮并三司等官將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合用錢  
糧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义旅  
張皇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  
上表請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  
國人民亦無異詞總督叅贊大臣作速將其直實情白  
星夜具奏遂 勅諭叅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調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登庸父子聞天朝聲罪征討恐懼省恟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勅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

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直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撫鎮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參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故勅

八月虜入宣府塞

西路叅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哈喇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

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劾罷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悞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王將者恃衆爾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達  
總兵江桓下詔獄